

曾德平：哈囉！香港

最初用《哈囉！香港》這個題目是可以追溯參與一車立畫會時。因為在畫會寫生寫到後期，已覺得不足夠，所以在一車立畫會每月一次的寫生大行動裏每到一個地方便拾東西，做現成物組合。1993年《大行動》展(藝術中心五樓)，開始用《哈囉！香港》為系列的總稱，按所拾東西或現場做作品的不同街名或地區名稱作為作品的題目。

1995年張思敏在藝穗會當視藝統籌(visual art coordinator)，那時大堂畫廊剛裝修好便問我有無興趣做個展，便做了《哈囉！香港——第一集》。那時其實也不太搞得清楚整個概念，只是堆出來做到一個懷舊的感覺，沒有裝置的概念。

作品的另一部份由調景嶺引發；有個學生在調景嶺中學執了一塊木牌(按：藍色底白色字寫上各種訓誡標語如「莊敬自強」)，便跟著做了四十件。那批標語人去樓空之後仍在操場自說自話，於是便造出這個結構，使所有標語面對內面，只餘一條罅隙讓人望入去。其實並沒有想清楚整體的關係，只是堆堆砌砌。

Para/Site 之濫釀

到第二集(1996)時，認為理工同事之間教的攝影(尤其 straight photography)保守，想搞一點反動的東西，例如思考攝影如何應用在空間，不一定要裱得靚靚的。裡面有幾種相片：1. found images：荷里活道買的旗袍女人照片，放在酒口；2. 《大行動》展過，在茶果嶺棄置木廠拍的黑白照片；3. 舊區裡牆壁剝落的4"x5"幻燈片；4. 鐵槓本來是用來運載工具的，可否也成為展品呢？；5. 用鋅鐵皮木框搭建成八角形的空間，是自己對小時住天台屋的回憶，安裝了一道舊門，掛了件旗袍；鋅鐵上寫了一個自己在93、94年寫的故事，是關於回歸的美好憧憬的，以掬掬(按：曾的女兒名叫曾盈掬)為做夢者，夢裏有五個小孩子在玩拋星星遊戲。茶果嶺的照片也算是質疑 straight photography 中認為照片放曬能百份百準確，使照片有所謂標準，攝影的客觀性問題——這批相都是按足標準去曬的，只是在過清水時，浸的時間長短不一，使藥膜脫落程度不一樣。

《哈囉！香港——第三集》(1996)的訊息清楚多了。受台灣之旅啟發，本來是想和梁志和李志芳搞聯展的，談著談著變成想在民居搞展覽，發消息出去，施遠和楊東龍說他／她們樓下地下有個單位，又潮濕又舊，不過租金便宜，結果一見鍾情。那便是 Para/Site 位於西環李寶龍路的第一個會址。

Para/Site 開始時我正在做戲棚的研究。遇上秋記紙紮老板肥伯(全名：陳洲)。搭棚的是之前幫楊曦搭棚那班後生仔，很落力。

蔡義遠的影響

1995年中找了個distant learning MA來讀。其實93年已經去英國找學校讀，後來在education fair中才找到，以香港文化身份來作研究課題，計劃做以下的功課：

1. 研究香港神功戲的space utilization, space re-configuration。
2. 展覽。
3. 因為想把研究拉闊，所以想到亞洲其他曾受殖民統治的地方考察——96年去了台灣訪問陳順築、吳天章、侯俊明，看他們如何用視覺藝術講自己身份，他們，加上新樂園，結果啟發了我們搞Para/Site。

我的創作最受蔡義遠影響，是那種一切由自己作決定的approach，對創作和做人的態度都如是。1990年左右認識蔡義遠。那時，我與馬會同事一起在藝術中心搞展覽，事前看場時剛好遇上蔡義遠的展覽，一見如故，無論人和畫都驚為天人。之前自己一直作消閒式創作，在馬會工作時因為得閒自己實行每日一畫。發覺原來藝術家也不難相處，便參加了1993年的open workshop，梁美萍那時在《經濟日報》做記者，是其中一位來我workshop參觀的。1993年算是入了藝術圈。

創而優則評

到調景嶺中學做《哈囉！香港——第四集》，申請了藝展局撥款，連同第三集共得四萬多元；這一次是畫晒sketch先做，不再是隨手用found object砌好就做，當然現場也有即時改動。雖然用調景嶺，但也不是純政治層面去考慮的，而是從文化政治(cultural politics)、社群文化(在香港來說特別強的社群意識)，再夾雜著個人回憶(經常去寫生和拍照)去考慮，而這通通已在消失。

看也斯當其時在《信報》發表有關香港文化討論的hybridity, post-colonialism inspired了我很多東西，又看董啟章、周蕾，《今天》又有香港特輯。發覺原來在不同媒介裡的人也在不同的方法去處理同一個問題。其實在做完第三集已開始寫關於自己的創作了，才發覺香港原來沒有人寫藝術的，便自己寫，也同時幫自己釐清思路。這方面張鳳麟對我有很大的幫助。

無心繼續

到了《哈囉！香港——第七集》(1997)，情況變得複雜，因為時間接近回歸，有許多抑壓；作品有多個部份：

1. 小時回憶
2. High culture 和 craft 的結合

- 3 · 時間的停頓；monumentality：一塊石，在這兒後欄執的
- 4 · 很私人，不太想解釋的角落：李志芳在掬掬出世時送我的一張相，有個男人抱嬰孩。墨斗加上紅頭繩，紅頭繩由第一集已用了，這兒貫穿全場，但是斷了又駁回的，想發明一些 symbol，用 cultural linkage 譬喻香港和中國斷了又連在一起，把 unconscious events 拼湊起來。

還有由 1 - 1 - 1997 至 30 - 6 - 1997 用寶麗萊拍小時常去的地方，這批相叫《咫尺天涯舊地日記》(A Dairy of the Distancing Place)，全部調子灰暗不對焦，寫在上面的日期是虛構的，用來質疑歷史的真實性。

其實，我做到這裡已經無心繼續下去。香港文化熱潮過了沒人談論。這批作品在文化涵意 (cultural context) 上是重要的，但對個人來講則不然，太過受外在事物所 driven，尤其文化政治，寫藝展局計劃書也有影響，因為總要寫到好有 cultural significance 才有機會批，這是影響到創作取向的，把個人壓低了，那時覺得個人是次要的，總在想如何文化發展有 contribution—invention of tradi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culture—又是在後殖民理論中看到的。

說到底，自己最鍾意的仍舊是張思敏請我在藝穗會做的那個。

訪問日期：17.5.2001

訪問地點：Para/Site 藝術空間

採訪及整理：梁寶山

資料來源：香港當代藝術研究及出版計劃

(Contemporary Art of Hong Kong - A Research and Publication Project)

《他人的故事—我們的註腳：香港當代藝術研究 (1990-1999)》

(Someone else's story - our footnotes, Contemporary Art of Hong Kong (1990-1999))

(2002 年 7 月，香港藝術中心。) (July 2002, Hong Kong Arts Centre.)

© Hong Kong Arts Centre 2002.